

夏衍选集

上



I217/49

夏衍 选 集

上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一九八〇年·北京

I217/42

夏 衍 选 集

下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

一 九 八 〇 年 • 北 京

封面设计：张守义

夏衍选集（共两册）

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

（北京朝内大街166号）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

字数 554,000 开本 850×1168 毫米 $\frac{1}{32}$ 印张 $25\frac{5}{8}$ 插页 6

1959年9月北京第1版

1980年9月北京第2版

1980年9月北京第2次印刷

印数：10,001—35,000

书号 10019·1275

定价 2.35 元



作 者 像（一九七九年）



一九六一年在北京

目 次

秋瑾传	1
上海屋檐下	63
心防	139
法西斯细菌	225
复活	333
考验	427
祝福	513
林家铺子	555
革命家庭	613
烈火中永生	677
包身工	785
“包身工”余话	803
后记	815

秋 瑾 传

诗人的任务，不在叙述实在的事件，而在叙述可能的——就是依据着真实性和必然性的法则而可以发生的事件。历史家和诗人的不同，不在前者用散文而后者用韵文之点；他们的相差，可以说是在前者叙述实在的事件，而相反地后者叙述可能的事件之点。

——亚理士多德：《诗学》

有一种没有根柢的见解，以为演剧的机能只在保留伟人的面影；但这只是历史的任务，而不是演剧分内的事情。我们在舞台上应该学习的，不是这人或那人做了些什么，而是在具有一定性格的各别的人物，被安置在特殊的环境里面，他们将要做出些什么来的事情。

——莱辛：《汉堡演剧评论》

人 物

秋 瑾——二十六岁。

王延钧(子芳)——其夫，部郎之类的京官。

吴兰石——廉太太，秋瑾的女友，四十岁。

秋 子——六岁。

秋 女——满两岁。

徐绮尘——秋瑾的女友，二十八岁。

徐淑华——绮尘的妹妹，十七岁。

吕 萌——女友，二十五岁。

王金发

程 毅——大通学校教员。

徐颂扬——大通学校学生。

钱应仁——大通学校学生。

吕植松——大通学校学生。

蒋 纪——大通学校职员，内线奸细。

李益智——新军第一标标统。

贵 福——绍兴知府。

李鍾岳——山阴知县。

章瑞年——会稽知县。

胡之楠——劣绅。

知 县

阮财富——拐着一条腿的农民。

阿 桂——地保。

乡民甲——六十岁以上。

乡民乙——十六七岁。

乡民丙——三十岁。

乡民丁——三十岁，念过一点书。

小孩一

小孩二

奶 妈

仆 妇

刑名师爷

书 记

差 役

乡民、男女小孩等若干人。

皂隶、仵作、亲兵、听差、学生、衙役等若干人。

序 幕

〔一九〇〇年(光绪庚子)秋九月。

〔浙江绍兴府会稽县南郊。离城一二里的郊外路上。右手是凉亭的一半，横断舞台的是一条破碎残败了的石板路，靠路都是稻田，有的已经收割，有的还垂着金黄的稻穗。蔚蓝的天，远远的阡陌，坟堆，路旁和坟边的樟柏杂树，太阳直射着。旧历九月初，但是天气还是很热；远近还有断续的蝉声，这差不多和夏天的情调一样。路上和凉亭周围挤满了看热闹的人，好象在期待着什么有刺激性的消息。

〔幕启时，几个小孩从路的一端奔回来，七张八嘴地喊着。

小孩一 来了！

小孩二 来了，大老爷的凉伞也看见了。

小孩一 地保阿桂在赶人。噢，噢……

小孩二 站开，站开，知县大老爷来了，噢……

〔群众男女挤过去看，伸长了头颈也望不见一些影子。小孩钻进人丛去。大家又退回来。大家起哄的时候，只有乡民甲坐在凉亭凳上吸旱烟，不动。

乡民甲 我早说了，又是空阵头！

乡民乙 （从人丛中抓住一个小孩，使劲地一推）小鬼，瞎起哄，荒年乱世，染缸翻，谣言多，连这些小鬼也会造谣言……

乡民甲 这都是闰八月闰坏的，逢到闰八月，一定有刀兵。咸丰元年，末年，都是闰八月，哪一年不是……

〔对于他的“老话”，好象大家已经都不感到兴趣了。

小孩一 （不服气地对乡民乙）在塘上明明看见地保阿桂拿着藤条在赶人，喊着，“站开，站开，大老爷来了！”

乡民甲 （解说似地）哪儿能这样快，验一个尸，也要翻来“无故”、翻去“无故”地验这么大半天，况且今天要验五个……

乡民丙 噫，方才说四个，为什么又变了五个了？

乡民甲 你不知道，给洋炮打死的是四个，一个女的听见男人闯了祸，给洋人打死了，就在桑树上上了吊。

乡民丙 好厉害，一杆洋炮，打死四个人。

乡民乙 （接上去）谁说一杆？教堂里的洋炮不止一百杆，都是从杭州运来的；吃教的不论男女，每人都有一杆。

乡民丙 怪不得，这样的时势还有胆子住在乡下。

乡民甲 城里还不是一样，京里出了事情之后，天主堂的洋人上街也带了洋炮了。

小孩二 （对乡民甲）阿庆伯，你怕不怕洋炮？

乡民甲 （吃了一惊，搭讪地）为什么不怕，我又没学过神拳。

乡民丁 （从旁冷冷地，一边用刀打着火）学了神拳也不中用啊，洋人破了京城，皇帝逃到陕西去了。文武百官都向南边逃，一条大运河也给官船挤满了。

乡民丙 运河？

乡民丁 “隋炀皇帝开运河”的运河啊。

乡民甲 (慨乎言之)长毛造反的时候,大家逃到北边去,洋鬼子造反,大家又逃到南边来,这是天数,“天数难逃”,逃了有什么用？

乡民乙 (好奇地问乡民丁)人家说,学会了神拳可以避枪炮,为什么义和团也会打败呐？

乡民丁 洋鬼子学会了乖,鸿钧老祖的法术被他们破了,他们用乌鸡白狗的血,加上女人下身的齙齙,灌在喷筒里射出来,符咒就没有用。

〔大家热心地在听,猛不防乡民乙大声对一个女孩子喊着。

乡民乙 小阿贞,当心给吃教的捉了去! 别再在天主堂门口走了。(轻薄地笑)哈哈!

〔女孩惊惶失措逃走,大家哄笑。

乡民甲 对了,洋鬼子捉了女人去,就是这个用处。

乡民丁 用处可多呐,譬如眼乌珠……

〔几个小孩又不知看见了些什么而跑出去了,大家望着远去。

声 一 来了,来了!

声 二 阿桂! 阿桂!

〔人群浮动了,大家闭了嘴,等着什么消息,戴着红缨帽的阿桂手里拿了藤条,气吼吼地登场。

小孩一 阿桂伯!

小孩二 来了没有?

阿 桂 (和众人中一两个略略地点了点头,带喘地)大家站开

一点，知县大老爷就要来了，站开，站开！（将小孩推向路旁）远远地看，不准走到路上来。（提高了声音）跟大老爷在一起，有几个教堂里的人也要进城去，他们经过的时候，大家不准讲话。（向大家一瞥）洋炮是不生眼睛的！（用藤条拦着人，正要下场）

乡民甲 阿桂哥，辛苦了！大热天气。

阿 桂 （摇头）吃了这碗饭，还能不干吗？

乡民甲 验完了？

阿 桂 好容易！（做一个不愿给人听见的手势，可是声音还是很响）喂，死人身上的眼睛都挖掉了！

乡民甲 眼乌珠？（一怔）

乡民乙 挖掉了？

阿 桂 骗你？（回头来蓦然看见了阮财富也夹在人丛里面，便狠狠地）什么，财富！你拐出来干什么？你也看热闹！

阮财富 不，……（支吾）我是过路，……到城里去探一探阿狗……

阿 桂 探什么，把茅篷草舍让出来就行了，你得当心，官司没吃完呐，告你的又是吃洋教的！走开，看什么！

阮财富 （害怕地哀告）阿桂哥，让我歇一歇，一会儿就走的。

〔有人窃窃私语，阿桂用藤条赶着人，下。〕

阿 桂 （内声）站开站开，挤什么？

乡民乙 （跑到乡民丁身边）死人身上的眼乌珠都挖掉了，方才地保阿桂讲的，听见了没有？

乡民丁 这有什么稀奇，大惊小怪，洋鬼子在中国人身上最想要的就是眼乌珠，吃教的人死了也一样。

乡民甲 （夹上来）你可不知道挖了眼睛做什么用啊，挖了

去……

乡民丙 知道知道，挖了去造千里镜。

乡民丁 瞎说，挖了去造洋药水，拍照相。

乡民丙 嘿。（好奇地歪着头）

乡民丁 （得意了）眼乌珠，小孩子的心肝，女人的经水，一起用药水化了，这就是拍洋画的药水。

〔小孩们睁着眼睛听着，一步步地走近来。

乡民丙 （佩服）你真是“百晓”，什么都晓得。

乡民丁 这又不能随便讲的，书上看来的！

乡民丙 这事情上了书？

乡民丁 对了，吃教的人死了之后，把尸首摆在黑房间里面，洋人用一把小洋刀，一块白布……

〔正要讲下去的时候，乡民乙冷不防地用两个手指装着挖眼珠的手势，对准了歪着头在听故事的一个小孩的眼睛。

乡民乙 （发出恐怖的声音）噢，洋鬼子来挖眼睛了。

小 孩 （哇的哭了）啊，……姆妈！……（逃走）

〔众人大笑。趁这机会，阮财富挤进一步，在路边蹲着。

阮财富 （仰起了头问）阿庆哥，知县老爷真的要在这儿过吗？

乡民甲 （随便地）不从这儿过，大家等着看什么？

阮财富 唔。

乡民乙 财富！你们阿狗……什么时候能放出来？

阮财富 （摇头）谁能说。（垂头丧气）

乡民丙 本来就是你不识机，黄七虎要你一块地，你能不给他吗？出钱向你买，你偏不让，好了，敬酒不吃吃罚酒！耶稣的招牌请了出来，要了你的地，抓了你的人……